

七言排律·纪念抗战

□马识途

凶焰初炽东三省，
转瞬铁蹄踏国门。
万户千村鸡犬尽，
江南塞北虎狼奔。
屠城白下惊天地，
狂炸陪都泣鬼神。
抗战八年歼顽寇，
江山万里靖妖氛。
勿忘国耻须警惕，
神社有人在灵魂。

在和平的天空下

——写于9·3大阅兵现场 □陈崎嵘

此刻,天安门前,日月同辉,如画风景,
时钟指向历史节点,天耀中华,天人感应。
四周白云,仿佛为天安门广场镶嵌了花边,
阳光秋风,尽情渲染着初秋的热烈和宁静。
一次期待了七十年的盛大阅兵,铿锵而来,
诠释当今中国对和平的信念与前行的豪情!

昨天,依靠多国人民,战胜法西斯恶魔,
今天,凝聚正义力量,维护共同体命运。

倚天长剑,铁车钢甲,如洪流滚滚,
战机方队,预警领航,似秋空雁阵。
不是表演,不是炫耀,更不是恫吓,
而是止戈为武,铸剑为犁,力量制衡。
一个付出三千万五百万生命代价的民族,
最懂得战争的惨烈与血腥。
衷心祈祷,不要飞机伴随着凄厉的警报,
立下宏愿,不让导弹化作恐怖的蘑菇云。
听吧,在纪念战争胜利的特殊时刻,
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新的裁军!

千万羽和平鸽发出欢悦的鸣声,
千万只彩球组合成腾飞的巨龙形。
北京的天空上,大写着“和平”二字,
中华民族从容、自信,追梦、复兴。
请听大江南北、千山万壑的雄浑共鸣吧,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抗战老兵车队,在世界崇敬的目光下缓缓
驶入,
他们银发闪烁,用颤抖的军礼向祖国致敬。
一个个英雄连队携带着历史记忆走进广场,
旗帜上凸显出染血的番号,熟悉的英名。
七十年前的烽烟、战马、厮杀,穿越时空而至,
百里长安大街,幻化为一轴全民抗战的画屏。
历史启迪人们:今天的和平来源于昨天的牺牲,
和平的基座是血肉的长城、正义的抗争。

一列列身着不同服饰的外军方队闪亮登场,
五洲四海的和平使者融汇进中国的阅兵。
并不是仿制古时万国来朝的盛典,
而是展示泱泱大国的视野和胸襟。
回望当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诺曼底登陆,
遥想当年远征军、飞虎队、白求恩……

感怀狼牙山五壮士

□黄亚洲

让我来寻找当年的弹壳,当年
一句最后的口号
当年的死

让我来测定狼牙山真正的海拔
这远远超出珠穆朗玛的
作为意志的高度

现在谁都明白,跳崖不是一种坠落
是精神的超越
我判定,狼牙山就是为仰望,而矗立在
河北易县的

把打完子弹的枪支摔碎
把山顶最后一口掺着硝烟的空气呼
吸了
然后,连尸体都不给侵略者留下
祖国,请你敞开最辽阔的胸怀,接受
这样的选择

如果一个民族最后的决心是——死
那么,谁还能战而胜之
五个中国男人,用自己在风和松涛里
的自由笔迹
完成了一份民族宣言的签署

而且我还判定,风
已经将他们变作了云彩
那么就请记住天空中的这五朵有名有
姓的云彩吧: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
葛振林、宋学义

请每天的霞光,为这五朵云彩
镶上金边

如果要建一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纪念碑

它的基座,必须砌入一块来自狼牙山
的石头
不,五块石头
狼牙山的坚硬,足以使纪念碑的顶端,
触碰到云彩

其实,云彩已经存在了,就是他们
天空中,一种永恒的存在
只消我除下帽子,仰脸,就能看到

甚至,这云彩,还能轻轻落下雨滴
从我眼眶,无声地流出



仰望太行

□郭新民

把昨天、今天和明天
横陈于巍峨壮丽的太行之巅
这是一个民族庄严森森的祭坛啊
让漫不经心的阳光凝重起来
让流云、飞鸟和风的翅膀凝重起来
让疯长的城市躁动的乡村宁静气
让时间奔波的脚步从容自若
让傲立群峰的松柏肃穆伫立
就有良心虔诚跪拜
会有灵魂郑重洗礼
总有思想勇敢翱翔
必有精神执著守望

当一些渐行渐远的岁月和故事

幻化成弥足珍贵的记忆
你就体悟到战争深及骨髓的疼痛
就懂得胜利永恒无比的价值
就深知和平步履维艰的高贵
历史,泪眼盈盈地回环四顾
从七十年前的纵深处望过去望过去
从战火硝烟吞噬的卢沟桥头望过去
从苦难河山喋血的伤口处望过去

哦,仰望太行,我们热血沸腾
这是共和国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坐标啊
千里丰碑,镌刻着亘古卓越
万卷诗书,颂不尽奇绩伟业

哦,谁能说出太行山挺拔的高度
谁知道太行山矗立的经纬
谁又能彻悟太行山博大胸怀中
波翻浪涌浩瀚澎湃的时代潮汛
父老乡亲那般殷渴望热切期待
一座山,惊世骇俗,卓越超凡
八年鏖战,八年浴血,八年牺牲
杀贼除寇,拯国救民,彪炳华夏
一座山,仙风道骨,出神入化
以鲜血和生命撰写人类史诗
用勇敢和悲壮构筑民族高大
凭气节和睿智演绎共和国伟岸
它站着或是走着,都是永恒丰碑



七七的号角 唐一禾作

團結湖



黄河在咆哮

□周明

黄河颂 陈逸飞作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
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
此刻,我站在壶口瀑布的山坡上,脚下便是
滚滚东去威震峡谷的黄河。

忽然间,我仿佛听到远方传来激越的《黄河
大合唱》,仿佛看见了词作者、诗人光未然(原名
张光年)的身影。

《黄河大合唱》是光未然创作的大型组诗。
光未然笔下的“黄河”意象,充分调动了读者的视
觉作用,使读者感到奔腾咆哮的黄河好像就在眼
前,在耳边呼啸。

当时,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出了全曲。
全曲由《序曲》《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
天上来》《黄河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
黄河》《怒吼吧,黄河》9个乐章组成。冼星海说:
“这种雄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
而群众能受它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
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件音乐奇迹。”

清楚地记得:1997年冬天,我去了壶口。
啊,雪落黄河,黄河竟成一片冰天雪地;河床
不见了,水流无声了,那平日奔腾咆哮的瀑布也
无声无影了。冰雪覆盖了大河上下,黄河突然变
为茫茫无际的银色世界。据说,因为在腊月黄河
突然涨了一次大水,接着又下了场大雪,多年不
遇的黄河冰冻就成了今天的景象,这是难得遇到
的奇观呢。

为了探听黄河水流,我俯身趴在河床的冰雪
上,倾听那冰下潺潺的流水声,感受到母亲河的
温暖与强大生命力。

春节后我返回北京。带着对黄河的眷恋之
情,去看望时已84岁高龄的光未然。我向他谈
起这次壶口之行,以及看到的黄河冰雪奇景,还
带了几张黄河雪景的照片给他看。

果然,冼星海在桥儿沟鲁艺窑洞里的油灯
下夜以继日地冥思苦想,一个星期后《黄河大
合唱》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回响在延水河畔宝
塔山下。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是
1939年4月13日的晚上,在陕北公学大礼堂。
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只
见他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正好盖住了他受伤
的左臂,他激情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民众
的灾难。当时,乐队只有两把小提琴、20来件
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
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的效
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
放声高唱。他们的感情是那么投入,几乎忘记了
自己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观众,直到全部
唱完,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他们才猛
醒过来。

观看这场演出的毛泽东主席在演出结束后,
高兴地鼓掌,连声说:“好!”“好!”

晚年的光未然依然对黄河久久感念。

我西安的一位画家朋友苗重安,不辞辛苦,
从青海黄河源头走到山东的黄河入海处,一路观
察,体验生活,一路执笔速写,辛勤创作,用了几
年工夫,精心创作了黄河系列组画。他计划在北
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举办黄河画展,他很
希望光未然能为之题词。我便将苗重安和他的创
作情况向老人家作了汇报,因为黄河,他很痛快
地应允了。我知道他是不轻易题字的。

几天后,我去他家里,真叫人高兴,字不但写
了,而且意味深长:

黄河远上接天宇,诗里黄河画里多
题苗重安黄河画展

一九九九年一月 光未然

不久后,苗重安到了北京,我们相约去看望
老人家。老人见到苗重安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
说:“你是画黄河,我是写黄河,咱们都是在歌颂
黄河啊!”

老人家曾几次告诉我,自从1939年在延安
写出《黄河大合唱》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黄河,去
过壶口,到过延安。他要我找机会陪他去。我也
不止一次给家乡西安的朋友说过了,大家都表示
十分欢迎,而且我们还暗地里谋划,等到了激发
他当年写出《黄河大合唱》的源头——壶口后,要
请他提笔写几段《黄河大合唱》的诗句,以便镌
刻在壶口渡口的山石上,作为永久纪念。然而,这
一切却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2002年初春,老人
家不幸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今天,我在壶口依
然能感受到他战斗的激情。

我相信,气贯长虹的《黄河大合唱》,将像千
古黄河一样永远地流传下去!

草原之光

□丛龙瑞

云照光,蒙古族,蒙古语名字叫乌勒·朝克
图。1929年10月,他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
一个雇农家庭里。1939年,刚刚10岁的云照光
由地下党护送,去往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

云照光儿时家境贫寒,其时,土默川地下党
工委书记贾力更(蒙古族抗日英雄)一直以货郎
身份在当地开展地下工作,并与云照光的父亲
多有接触。云照光的父亲虽然农民出身,却也
看透了时局,日本疯狂侵华,国难当头,存亡之
际,他舍小家为大家,毅然决定让年仅10岁的
云照光跟随亲属和乡邻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然而,对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而言是不
懂保家卫国大道理的,只知道听父亲安排跟随
亲属出去学些本领,谋个更好的生活,不再受人
欺压,就是这样最原始朴素的想法让云照光踏
上了延安之路,他却不知,这是向革命的门槛迈
出的第一步。

初到延安,这些历经风雨险阻远道而来的
蒙古族兄弟姐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眼前
的一切没有憧憬中的那么美好,甚至有些寒酸,
但是这片土地却有一股奋发向上的气息喷薄而
来。1939年冬,云照光进陕北公学学习,同时
参加纺织、织布、缝衣、烧木炭、开荒种地、锄
地、收割、背运打场等劳动锻炼。这一时期的劳
动虽然辛苦,吃穿也极为拮据,但大家高昂的抗
日情绪,乐观的生活态度,将云照光感染,不
知不觉,潜移默化,他也逐渐懂得了抗日救亡的
道理,幼小的心灵里激荡起汹涌的波澜。

在延安时期,他就写墙报,办报纸并担任主
编,期间还给《解放日报》写些通讯、散文和诗
歌,得到了很好的练笔机会。他劳动之余废寝
忘食,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苏联革命文
学、通俗文学、讽刺剧和杂文等。不久他被正
分配到部队工作,写战地通讯,自己刻写,自己
油印,自己分发到连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
种马背上办油印小报的经历对他日后写作也是
一种极大的锻炼。

云照光真正有意识的创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尤其以电影文学创作最为突出。新中国成
立初期在骑兵部队工作让他有机会观看了许多
反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军部队的优秀作品,
结合自己工作实践,便有了创作的冲动。这时
组织让他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开展工
作,这片土地是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凭借这
次机遇,他走访实地,收集资料,为成功创作电
影剧本《鄂尔多斯风暴》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期
间他带病伏案几易其稿,之后与总政文化部就

剧本修改进行多次探讨,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就
拍摄进行多次交流,为了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处
女作”,他还亲自参与了《鄂尔多斯风暴》的拍
摄全过程,边拍摄边修改剧本,与全体摄制组人
员经历了高原夏日的炎热酷暑,北国冬季的冰
天雪地,沙漠草滩的恶劣环境,经过摄制组全
体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这部经典革命电影终
于面世了。影片上映后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
潮,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这部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草原人民的儿子、牧民忠实
的朋友、汉族人民的兄弟、反抗暴力的英雄乌
力记的形象,乌力记虽然在战斗中牺牲了,但
草原最终飘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文革”的浩劫,云照光同志也未能幸免,
但是面对十年的灾难和迫害,他始终没有动
摇创作的决心。打倒“四人帮”后,他改编电
影剧本《母亲湖》,这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建
厂以来完全由自己力量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
这部作品为内蒙古电影事业发展获取了宝贵
的经验,为民族电影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永远在一起》《蒙根
花》《阿丽玛》等。云照光凭借这些优秀电
影作品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电影文学大家”。
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
全国和内蒙古的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几个重要时期,连续起来,便成了内蒙古人
民革命斗争的编年史,为我国多民族电影事业,
特别是为草原电影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
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云照光的文学成就就是多方面的,小说、散
文、文艺理论也有涉猎。他的小说《春满军
营》《河水哗啦啦》和《蒙古小八路》等一
系列作品,获得全国和内蒙古的文学奖项。现
步入耄耋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手不释卷,
笔耕不辍,依旧散发着文艺馨香。

云照光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故乡,却获得了无
数革命先辈的抚育,经受了革命大熔炉的治
炼。他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人生的童年,生活
在党中央毛主席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抱之
中。他所居住的延安窑洞,与杨家岭一山之
隔,他秉烛夜读的星星之火,与毛主席案前
的灯火交相辉映。他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人
生的少年,背负保家卫国的重任,跨上马鞍,
冲向刀光血影的战场。抵御外辱的历史印
记,冲锋陷阵的英雄画面,前仆后继的壮烈
镜头,战友牺牲的悲愤场景,都曾感光于他
心灵的底片,演化成一句句剧本台词,凝注
成一卷卷电影胶片,照耀至今。